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五十一回 閱試錄呂昆中舉 放夜割瑞雲受驚

詞曰：細推今古事堪愁，貴賤同歸土一丘，漢武玉堂人豈在？石家金谷水空流。光陰自且還將暮，草木逢春又到秋。閒事與時俱不了，且將身暫醉鄉游。

按下閒言。

話表安瑞雲小姐拜別了談氏夫人上船，吩咐船家開船。小姐將跟隨家人命到艙中，悄悄吩咐：「此後稱呼，須要小心，不可走漏消息。」眾人領命。打的是兵部旗號的門槍燈球，開鑼前往。家人站立船頭，來往的船隻只說是安老爺的家眷。

那一天，船頂揚州馬頭住下。忽見河岸上有人賣鄉試題名錄，臨妝正在思想呂昆：不知今科功名可就？命人至船前，吩咐將全錄買下一本，取進艙中，打開觀看。正是：

歡從頭角眉梢出，喜自腮邊笑臉生。

但只見呂昆與張寅的名字俱中在十名之前，連連遞與小姐。看畢，二人心下歡喜。等船家買了食用東西，上了船，依然吩咐進行。小姐無事，惟有坐觀書史消遣。在路非止一日，走了將有半月。

那一天，船抵黃河渡口，但見波濤（滔）滾滾，白浪滔滔，不覺天色已晚。渡過黃河，有人先尋下旅店，舟中行李起到店中，打發船錢，僱了兩頂小轎，將小姐、臨妝接至店中。用過晚飯，命人取水進房，主僕二人關起房門，梳洗一番。取出鏡子一照：滿面風塵，花容損瘦，暗暗的歎道：

風塵一路恨匆匆，對鏡堪嗟貌不同。

朱唇懶把胭脂點，猶恐妝時露舊容。

小姐與臨妝一路船上不便梳洗，惟恐被人看破。今晚在旅店之中，關起門來，一番收拾，卻也爽快。他二人梳洗方畢，已是二鼓。臨妝忙疊了床鋪，請小姐安置；自己更衣而睡。一夜翻來覆去，神魂不定，何曾合眼？等得天明起身，開了房門，有人進來，打起行李，上了牲口；僱了兩頂驢轎，在外伺候。開發了房錢，小姐主僕用了早膳，上了驢轎；跟隨家人俱上了牲口，他一個個腰間掛著弓箭、撒袋，一路護送。

離了黃河渡口，走了兩三日。那一天到了登州府地界，將近日色西斜。掌鞭的望著安府家人道：「前面已抵登州胭脂寨地方。此刻日已西沉，天色將晚；目下一路荒險，常多歹人劫搶。請爺們就在此間下了飯店，明日再行罷。」家人帶轉牲口，回稟小姐。誰知小姐一心如箭，那裡肯依？巴不得一刻工夫到了京都，才是心事。命人趕起牲口追行。

走不上一二十里，只見前面來了一陣牲口，馬上的人手中俱是長槍短棍，迎面而來。安府家人見勢頭不好，忙將牲口驢轎站在一邊。安小姐見牲口不動，連連問道：「天色尚早，還不快走！牲口停下是何原故？」安福走近跟前，稟道：「小姐，不好了！前面來一陣牲口，馬上的人手中都取著兵器。想是強盜前來攔路。」小姐聽得，在轎窗裡一張，只見前面那一陣牲口相隔不遠，約有兩箭多路，慢慢而來。前面一人身長九尺，肩寬背闊，面如紫玉，兩道濃眉，一雙怪跟，頰下三絡青須；戴一頂羚羊煙氈帽，身穿一件大紅箭衣，腳下穿一雙粉底靴兒，腰間掛著三尺青鋒，手提丈八黑纓恒桿。後面隨著一陣人馬，一個個俱是札巾短襖，跨褲翁鞋，手中都拿了器械。小姐暗暗的著驚道：「今番此命休矣！」掌鞭的望著安福道：「我原說此地一路荒險，請爺們在前面下了飯店，爺們並不肯依，務要趕路。此刻盜賊來了，這便怎麼處？」安福道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你不要驚慌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連連吩咐將行李下了牲口，堆在一邊，牲口圍住驢轎。安福、安壽、安能、安德四個家人取了弓箭伺候。